

何謂奧巴馬中東「新思維」

劉寶萊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 前駐中東大使

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的中東政策「新思維」，顯示將通過調整中東政策，繼續掌控中東。儘管奧巴馬的「中東新思維」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有所「突破」，不過從目前局勢看，美國即使要真正實施，絕非易事。隨着地區民族獨立意識的增強，反美、仇美情緒日增，中東地區局勢恐難按美國人的意圖發展。

5月1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務院發表中東演講，提出了中東「新思維」，很值得關注。一天前，美國彭博新聞社網站報道稱，中東地區發生的重大變化和「基地」領導人本·拉登被美國「海豹」突擊隊擊斃，給奧巴馬一個轉折點，讓他在19日到國務院演講時抓住一個「時機」。在一場變革浪潮席捲阿拉伯世界幾個月後，他計劃在一個兼具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時刻，就美國在中東和北非的作用提出新藍圖。

適當調整 繼續掌控

初步分析，奧巴馬所謂的中東「新思維」，主要有如下特點：

1、主導中東地區事務的決心未變。美戰略東移，但決不放棄中東。奧巴馬的演講，再次證明此論斷。他講了兩點，一是，美國中東政策必須改變；二是，美國的命運注定與中東連在一起。這意味着，美將通過調整中東政策，繼續掌控中東。

2、明確支持目前發生的中東大變革。面對中東持續動盪，美已深感對己不利。故抓住時機，順勢而上，調整政策，轉而高調支持地區變革。奧巴馬表示，過去6個月席捲阿拉伯世界的起義表明，靠壓迫統治是行不通的。權力不應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中東和北非人民正在掌握自己命運……

美國的首要任務是推動這個地區的民主改革，支持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反對使用武力，支持向民主過渡。5月1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撰文認為，該講話「加大美國在該地區盟友的壓力，要求這些國家推行持久的政治改革並與夙敵爭取和平。」美國化被動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穩持地區牛耳。正如西方媒體講的那樣，美國見風使舵，屬於典型的「實用主義至上」。

3、仍以「老大」自居，粗暴干涉別國內政。奧巴馬多次申明，美國「不當世界警察」。但這次，他老毛病又犯了，對別人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很不得人心。他要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採取措施，穩定埃及和突尼斯兩國經濟，使之經濟現代化，並支持兩國大選；反對伊朗的核計劃，還反對它對恐怖活動的支持；要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作出要麼領導民主轉變，要麼走人的選擇。他還說，卡扎菲最終必須離開；也門總統薩利赫必須徹底貫徹他移交權力的承諾。



奧巴馬提出新中東政策，希望換取阿拉伯世界好感，但中東地區民族獨立意識增強，中東局勢難按美國意圖發展。圖為巴勒斯坦示威者在以巴分界處，向以色列哨崗擲石。

諾。他勸說巴林當局和反對派開展對話。

4、首次提出巴、以的永久性邊界應建立在1967年邊界線的基礎上。對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反對。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阿拉伯國家表示了謹慎的歡迎。5月20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網站撰文稱，奧巴馬總統闡述的和平進程原則大大偏離了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他是第一位提出最後邊界應以1967年的邊界線為基礎並要求雙方同意土地交換的在任美國總統。最令人吃驚的是，在巴民權權力機構決定與哈馬斯尋求和解之後數天，奧巴馬關於和平進程的闡述就出現了向巴勒斯坦立場靠攏的重大轉變。

軟硬兼施 緩解美阿矛盾

在當前中東處於「轉折點」之際，奧巴馬總統發表上述言論，是有針對性的。看來，其目的主要有四點。

一是，穩住埃及和突尼斯，特別是埃及。從中東戰略考慮，美國不能失去埃及，故美將埃及走向納入其「民主路線圖」，即由街頭政治、民眾遊行到穆巴拉克下台、軍事集團接管政權，再進行修憲、全民公決，開放民主、發展政黨、全民選舉，成立民選政權。美此舉，意在使埃及「實現平穩過渡」。新政權繼續同美保持密切關係。當前，埃國內政局不穩，群眾遊行不斷，宗教械鬥四起，盜賊橫行，犯人越獄，經濟下滑，市場蕭條，民怨上升。最近埃財政部長稱，自埃政局動盪以來，經濟損失已高達35億美元，其中旅遊損失20億美元。在此情況下，通過經援，美欲穩住埃及，使之沿其軌道走下去。埃及「模式」的成功，將對阿拉伯世界起到一定的示範效應。據報道，5月下旬的八國峰會期間，美促成了峰會宣佈對中東地區國家提供經援，「多國銀行承諾提供200億美元援助，其中歐洲投資銀行將於2011年—2013年向埃及和突尼斯提供35億美元，以支持其社會和經濟改革進程」。又有報道，法國總統薩科齊提議將援助金額提高到400億美元。

二是，打壓利、敘、也。「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美國人的既定方針。對待中東諸國，美亦如此。對卡扎菲，美以打為主。自今年3月下旬以來，美法英的戰斧式巡航導彈和北約的炸彈均未炸垮卡扎菲政權。雖然北約軍事要員聲稱，其空襲不是針對卡本人，但卡住宅多處被炸，利平民多人傷亡。時至今日，北約對利空襲仍在進行，意在將卡置於死地。美對敘、也，以壓為主，敲山震虎，尤其對敘總統巴沙爾等敘政要，進行不同程度的制裁，逼其就範，以便將敘、也納入美對埃及的軌道。

三是，規勸巴林等國，同反對派對話，旨在維護其王室政權。正如奧巴馬承認的那樣，美「在該地區的朋友並非全都對（與這些原則）相一致的變革需求做出回應」。因此，「奧巴馬敦促中東盟友接受改革和爭取和平」。

四是，在巴、以永久性邊界劃分上，首次提出有別於其歷屆總統的主張。這既符合美支持的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也有利於贏得阿拉伯世界的好感，進而緩解美、阿矛盾。

誠然，奧巴馬的中東「新思維」新意不多，但在巴勒斯坦問題的表態上，還是有所「突破」。不過從目前局勢看，美國即使要真正實施，也絕非易事。隨着地區民眾民族獨立意識的增強，他們的反美、仇美情緒將日增。中東地區局勢恐難按美國人的意圖發展。

反對派誰會競逐新特首？

水石

就在市民對下一屆行政長官大熱人選是姓范徐、姓唐、姓梁、姓馮，或者其他什麼姓氏的人進行不停猜測的時候，反對派有一個同選新一屆行政長官有關的動作在悄悄進行：推出人選，競逐香港特區2012年第四屆行政長官。

「大佬」要求推人競逐

推出人選競逐下一屆行政長官，對反對派諸政治團體的領袖們來說，當然是夢寐以求的事。但是目前看，還沒有誰能夠呼風喚雨擺平眾僧確定參選人。但是反對派核心首腦，也就是現在政壇經常說起的李柱銘、黎智英、陳方安生、陳日君等，還是很有影響力的。他們提出的建議，往往會成為反對派若干個政治團體的行動。於是這些有影響的「大佬」，對反對派陣營提出了要求：一是要派人參加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二是人選產生的辦法，效仿台灣民進黨內部初選辦法，由主要政治團體各自舉薦，經過協調，最後由整個陣營進行公投，得票最多者不是代表某一個組織，而是代表整個反對派陣營去競逐。

這個看似公平的競爭，其實也有些名堂。目前反對派陣營能夠參與協調的最主要政治團體，一是民主黨，二是職工盟，三是社民連，四是職工盟，當然還有民協、街工和公民起動等，但後者規模均不如前四個，可以忽略。

內部初選公民黨勝出可能性最大

如果反對派主要政治團體各自推薦人選，不外乎是這些人：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前任黨魁余若薇，社民連現任主席陶君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等。如果對上述這些人在反對派陣營內進行公投產生人選，最有可能勝出的是公民黨，其次是民主黨。社民連主席是陶君行，但實際說了算是梁國雄（長毛），讓梁國雄去選特首，恐怕反對派自己的門檻他都過不去。

前幾屆行政長官選舉，反對派陣營中先後有兩人參選，一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他曾經參加2005年第二屆行政長官餘下任期的選舉；二是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他參加過2007年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如果說站出來還像個樣子，當屬梁家傑，因為他曾經有一個辯論的舞台，平日木訥的梁家傑，那次有出人意料的發揮，表演掌聲多但實際得票少；李永達沒有同對手唇槍舌劍的經歷，他當年在選委會中連提名都沒有達到入圍標準（52票），失去了表演的機會，算是窩囊。

反對派圍繞2012年競逐行政長官內部公投最有可能成功的，將會是公民黨和民主黨的代表者。前一個時期公民黨放話出來：2007年公民黨代表已經有機會參與了，2012年讓給民主黨好了。真正的玄機，其實就在這裡。

公民黨讓民主黨參與競逐有名堂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香港政制做出

的相應安排，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不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待2017年，才可以進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在這個背景下，反對派明白無論是什麼人出來競爭，都不會成功，當年公民黨人不成功，明年民主黨人也不可能成功。如果2012年讓給了民主黨，待2017年開始普選的機會來臨時，民主黨就不好再同公民黨爭搶參選席位，那個時候余若薇或者梁家傑代表反對派參選，由於可能開始施行普選機制，選舉成功的機會將大大高於2012年，即便是輸了，也會比2007年風光。把骨頭讓別人啃，把肉留給自己吃，這大概是公民黨及其幕僚操縱者的考慮。

民主黨人不是傻子。政壇傳出消息，民主黨人已經看破了公民黨人的「謙讓」意圖，但還是決定派人參加反對派陣營2012年行政長官內部初選公投；如果勝出，將代表反對派參加競逐。

民主黨目前參加2012年行政長官競逐最有模樣的人是主席何俊仁。有消息說，儘管他參選與否最後還需要民主黨會員大會通過，但就個人意願而言，他已經有了六七成的參選傾向。也許最後不一定就是何俊仁代表反對派出來參選，但是他們落實「大佬」們的旨意舉動不會改變。從這個角度說，到2012年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時候，反對派陣營一定有人出來參加競逐。

民主黨調整策略只為民意止跌

其實民主黨人目前考慮最多的事情，還是圍繞下半年區議會選舉開展一系列活動。5月2日，民主黨舉行集會，將其前一時期的政治策略，做了調整。民主黨的這個動作，是有其原因的。

去年政改事情結束後，民主黨因為贊成特區政府政改方案並在立法會審議時投支持票，導致反對派內部有人對其不參加「五區公投」、堅持同中央政府代表進行溝通等做法表示很不滿。當時，民主黨為減少資源流失，決定放棄溫和、理性策略，改為對特區政府強硬，對中央政府不友好的策略。有傳媒報道，何俊仁甚至講過同中央的矛盾是敵我矛盾。當時有人不理解何俊仁為何從中聯辦大門出來，轉頭就對北京不敬，後來明白，是民主黨為了自己的實際利益。

之後，便出現民主黨在一些事關香港經濟民生的政策問題上，給特區政府找麻煩；在一些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例如在內地處理劉曉波、艾未未的問題上，說三道四、恣意攻擊，他們以為這樣做，可以彌補損失。但是民主黨沒有估計到，強硬策略效果不彰。從香港中文大學對民主黨社會支持度的民調曲線態勢上看，民主黨政治策略轉為強硬的初期，支持度上升；大約去年7、8月，處於高峰；到了今年3月，民主黨社會支持度卻跌到近期的最低點。最讓民主黨傷心的，是今年國際勞動節，民主黨等政治團體發起的反對政府財政預算案的遊行，結果只有幾百人參加，場面難堪。這種情況引起民主黨核心層的憂慮，如果民調情況再繼續惡化，下半年區議會可以不用選了，因為橫豎都是輸。所以民主黨高層在5月2日集會上提出調整政治策略，從強硬回到溫和理性層面，不必處處劍拔弩張費力不討好。這是民主黨調整政治策略的一個原因。

（本文轉載自6月號《紫荊》雜誌）

伊斯蘭堡幫美國反遭惡報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巴基斯坦為了支持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爭，為美軍全天候開放軍事基地、機場和邊界通道，這是其它國家根本無法做到的。但時至今日，為美軍反恐付出巨大犧牲的伊斯蘭堡不僅沒有得到美國的感謝，還被無理指責「包庇拉登」；還要承受塔利班的瘋狂報復，結果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奧巴馬最近甚至暗示，鑒於塔利班一波又一波的報復，「擔心」巴國的核彈被恐怖分子利用，希望巴基斯坦同意由美國「接管」核彈。奧某的無理要求已經激發巴國的強烈不滿和國際社會的抨擊，也說明美國企圖從關鍵層次控制巴國。

眾所周知，核武是一個國家抵抗外部入侵的重要威懾力量，也是一個國家最高權力的體現。核武被「接管」，等於說國家的命運已經不在自己手裡。面對塔利班的持續襲擊和華盛頓咄咄逼人的態勢，說明巴國在塔利班的瘋狂報復下，已經失去了對核武的掌控。巴國高級官員近期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聲明巴基斯坦「不是基地的誕生地」；對美國「海豹」擅自進行重大軍事行動表示「遺憾」；並警告「無論是公開還是秘密，企圖控制巴基斯坦戰略資產的行動，都將招致對等的反擊」。

白宮和印度都在打主意

巴基斯坦《每日時報》發表評論稱，「戰略資產」指的就是核武器。在巴國議員們重重捶打桌子的吼聲中，巴國總理大舉警告：「外界不要低估我們國家和軍隊捍衛神聖祖國的決心和能力。」據西方媒體披露，巴基斯坦民眾普遍認為，美國有意圖、也有能力偷走或者控制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對此，伊斯蘭堡頻頻發出硬話，用意是在警告美國，「巴基斯坦是個主權國家，所有危及該國安全的行動都將受到強有力回擊」。白宮官員隨後發表了文不對題的講話，表示「絕不會為『海豹』突擊隊

越界擊斃拉登而向巴基斯坦政府道歉」。

面對巴基斯坦受到塔利班的持續襲擊，巴美關係快速降溫，以及美國對伊斯蘭堡得寸進尺的企圖，巴基斯坦的老對頭印度近日也表現得蠢蠢欲動、活動頻頻，並快速在印巴邊界增兵。對此，巴基斯坦軍方警告：「目前形勢雖然緊張，但總統、總理和三軍在捍衛國家主權問題上高度一致，任何想效仿美國『海豹』突擊隊對巴境內目標下手的行動，都將受到無情的回擊」。據巴國官員披露，他們擔心美國和印度對其核設施採取打擊是有根據的，因為美國具備這種偷襲能力，而印度則存有這樣的企圖。

奧某已做與巴對抗準備

美國在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的情況下，單獨越境行動，擊斃拉登，是對一個國家主權的嚴重侵犯。對此，巴基斯坦政府和國民都反應得相當激烈。他們認為，美國可以在巴國越境擊斃拉登，在華盛頓認為必要之時，也可能以同樣的方法對國家首腦採取軍事行動，致使巴基斯坦因為幫助美國，而使自已遭受滅頂之災。目前，中情局與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之間的關係滑向近乎敵對的程度。《紐約時報》的文章披露：「奧巴馬甚至做好與巴基斯坦軍事對抗的準備」。英國廣播公司則稱：「美巴婚姻可能走向破裂」。

據巴基斯坦媒體透露：「伊斯蘭堡政府和巴國民眾現在認為，對巴基斯坦的安全來說，美國比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更加危險」。擊斃拉登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沒說一聲多謝，反而提出了更多無理要求。他們不顧巴方的利益和感受，在表示「美巴關係非常重要」的同時，一方面指責巴基斯坦「出工不出力」，要巴國加大打擊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力度；一方面又威脅不再提供援助。而事實上，自美國進入阿富汗以來，伊斯蘭堡出動了近25萬名士兵配合美軍行動，付出了巨大犧牲，但得到的卻是國家無法安寧的惡報。

單刀直入

四月底，政府公佈了2009/10年度推算消費物價指數的基數，修訂了先前用於推算物價變動的市民開支比重的細節。簡單來說，計算通脹不能只參考一兩種貨品服務的價格變動，而是一籃子的貨品服務，以及這些開支佔市民總開支的比重，然後將這些貨品及服務的通脹加權推算出來的通脹率才能反映現實。統計處為確保這一籃子貨品服務能反映現實，每隔數年便會調查市民的消费習慣，調節該籃子的組成與比重。

筆者比較過最新一份報告，與先前兩份04/05年及99/10年的報告中組成的數據，當然有不少改變，但從電話及通訊服務所佔的比重輕微變化，有些感想。

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1999年自己所使用的通訊服務是怎麼樣，筆者所記得的是：一般用者若有上網，都只是使用電話線撥號上網，速度應是56K，而且只有較能追上科技的家庭才會使用此服務；當年本港有六家流動服務供應商，競爭激烈，但服務限於純話音，電話的「功能」——如果有的話只限於原始的電話簿，連短訊服務也沒有，第三代手提電話服務，還停留在概念階段，用電話上網而且能達到2MB是不可想像。至於商業方面，電話服務剛開始引入競爭不久，商業機構上網要租用昂貴的專線，而且速度只不過如64K、128K等等。

統計處1999年/2010年的物價報告顯示，當時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住戶，每月用於電話及其他通訊服務的開支為348元，佔家庭收入百分之四點三，而

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住戶，每月開支1027元，佔家庭開支百分之二點四。到了2009/10年，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住戶，每月用於電話及通訊服務的開支，跌至294元，佔家庭收入百分之四點一，而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住戶，每月開支也跌至754，佔其開支百分之一點七。

競爭決定價格升降

這反映了什麼？一、窮人開支少了，富人開支多了；二、電訊服務的價格下跌了。但還有一點，是統計處的報告看不到的，就是通訊服務質素的提升，而且價錢比以往更便宜。

大家試想想，今天尋常家庭都有寬網上網，「最低消費」也達到6MB，要求高的用戶，可能使用1GB的「光纖到戶」服務。十年前，這是不可想像的。至於流動電話，則更是今非昔比：現時人手一部iPhone，上網話咭，而且用智能手機上網的速度已遠遠地離當年的固網上網，甚至初期的固網寬頻！簡單來說，十年來，從統計處的報告看來，通訊服務是價錢減少，服務好多多。

回看最近幾家大型機構加價，包括交通機構加價，筆者不禁想，為何過去十年電腦科技和通訊發展，沒有讓這些服務能像通訊服務般「價錢減少，服務好多多」？事實上，以巴士和港鐵為例，單是運用八達通，已令其運作更暢順，而且大幅減輕營運成本，加上近年越來越廉宜的通訊和科技技術，平均的營運成本應該大幅下降。再者，近年巴士和港鐵開拓廣告要比十年前積極，以港鐵為例，現在整個港鐵站每分每寸都可以賣廣告，巴士也一樣，收入的來源比十年前好多了，何解仍然要加價，而加幅要貼近通脹？若說什麼投入新系統更器材，沒有公司比電訊公司更需不停更新系統：流動服務由第二代到第三代到第四代，固網由銅網線變光纖。若論薪酬，電訊公司一樣聘請大量人手。

其實，說到底，成本或者是問題，但更關鍵的，必然是交通機構面對的競爭，遠比電訊公司來得輕微，於是便沒有動力減價爭取顧客。當然，如何能維持交通機構之間的競爭力，又是一個大題目了。